

◆心声

世间最美的颜色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刘 澄

“快点睡觉吧!不要明天早上又叫不醒,我那么累,你就不知道帮帮我吗?”

“哎呀,哎呀,知道了,你不要讲了,我要睡觉去了,要不然明天早上又早不起。”不等她说完,我急忙接过话,生怕她又说下去。

“那还不快去,还站在那里干嘛?”

“哎呀,知道了。”我拖着沉重的毛拖鞋,一步步慢慢向门口走去。

“记得关门。”

“知道了。”我走到门前,原本想重重地关上门以表示我心中的不满,可在关门的那一刹那,我的心猛得停了一下。微弱的灯光下,母亲头上飞扬的银丝,像那湖边依依惜别的柳枝。母亲黝黑的面孔倒变得明亮起来了,可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双眼,突然间感觉鼻子酸酸的。看着母亲脸上被岁月无情地刻上的痕迹,我的心竟感觉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的母亲很平凡,她有着平凡的家世和平凡的一生。我跟她的关系时好时坏,她怪我不理解她,我怪她不懂我。我们时常吵架,记得吵得最凶的那次,我们都哭了。我爸说过我很多次,让我不要跟我妈吵,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她就像是火柴与火柴盒,一擦即燃。有的时候我感觉她不爱我,她更看重我弟弟,于是我便说她重男轻女。我已经不记得她当初的表情,只记得她说了一句:“如果我重男轻女,那你会在这个世上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沉默了良久,却终是没有讲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让我回,毕竟这是个事实。

我感受到她真的很爱我,是在2015

年的秋天,那一天风似乎很大,仿佛要把人吹到遥远的天边去。那天的我脑袋昏昏沉沉地,吃了一点早餐,便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去睡觉,醒来的时候已是下午7点多了,这个时候我家的摊位要收了吧!我这样想着,于是,我强忍着身体不适,去帮她收拾一下摊位,那天晚上真的很冷,很冷。

“你干嘛去了,一天都不见人,你还知道回来啊,还不快点过来帮忙。”我的母亲一边数落着我,一边干着手里的活。

我本想反驳,可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心底的那股无名火燃了起来,可她还在念叨叨的。

我费尽全身的力气干着活,吃力地一步一步地走着,那个晚上真的是太冷太冷了,我只能打着哆嗦干活。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在一边忙碌的姑姑问我。

“没有。”我摇了摇头,看着姑姑忧虑地皱着眉头,我实在不忍心让她知道。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姑姑才是亲妈,因为她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我吃力地干完了活,回到家中休息。本以为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可头确实痛得厉害。我在床上挣扎着,想要努力地爬起来,可我却发现我连抬起手臂的力量却没有,我好难受。这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好高兴,想喊,可却喊不出,我的心绝望了。突然间母亲涛涛不绝的怒骂声传入了我的耳朵。我的心如死灰,原来她不是来关心我的,我的心好痛好痛,我该怎么办。就这样吧,就这样死了算了吧,我这样想着,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可是不甘心,不甘心

就这样死去,于是我费劲地从床上滚了下去,慢慢地爬起来,我的双脚还在不停地颤抖。现在的每一个动作对我而言,就像刀在割一般,真的好痛,我费力地打开门,半跌半撞地跑了出去。那天晚上真的太冷了,我穿着单薄的睡衣,靠着墙,抱着双脚哭着。我想再次站起来,可却连动都动不了,我就这么靠墙昏睡着。

母亲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处于半昏睡状态之中。我只知道有一个人把我背上了她瘦小的肩膀,我只记得有一个人一直在不停地哭泣,哭泣的声音真是太烦了,以至于我想睡都睡不着,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我的母亲。她两眼通红,眼睛里更是满布血丝,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我又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光线照射在眼睛上有点微微刺痛,姑姑给我送饭的时候告诉我:昨天晚上打了两针退烧针都没有退烧,可把我妈急坏了。我感觉心里暖暖的,也感觉心好痛,我呆呆地坐在床上,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

再看母亲头上那雪白的双鬓,心中有一股暖流在静静地流淌。我轻轻地关上门,我把那烦人的笨重的毛拖鞋脱了,用手提着它。我轻手轻脚地走着,生怕惊了这唯美的画面,可我却发现,我的双脚早已冻得通红。

在你的银发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长出的你对我的爱。你说:“头发白了,人就不好看了。”可我却觉得白色是这世间最美的颜色,不会再有其他的颜色可以取代,天论头发多白,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



荷花

杨民贵 摄

◆新苗

奶奶的老木房

新宁县第一中学 肖体强

窗外的一道闪电,划过平静而昏暗的天空,紧接着轰隆隆的雷声,雨滴也顿时倾泻下来,敲出一片凌乱刺耳的声音。望着窗外愁云密布的天空,我的思绪不禁飘回到了那座老木房。

木房几经风吹雨打,很是破旧,屋顶还是以前的瓦片盖成的,已经多年未曾修补,远在离家几十里的我,仍时时为它牵挂。牵挂的不仅是那座木房,更是我那生活在木房里的奶奶。

奶奶原本一直跟着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在爷爷去世两年后,奶奶也一同随爸爸迁入了新居。爸爸曾经说要把那座木房拆了,在奶奶的万般阻挠下,木房子终究没被拆除。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

家中,妈妈和奶奶心中总有那么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妈妈喜欢打牌,而奶奶不喜欢家人打牌。每每家人打牌时,奶奶就会生气。久而久之,奶奶脸上很少再露出笑容,奶奶说过要搬回到老木房住,眼不见心不烦,免得天天气。在爸爸的劝说下,奶奶才未搬走,就因为这件事,伯伯们还吵过几次。

记得两年前吃年夜饭的前一天晚上,因为奶奶养老的事伯伯们又吵了起来,而我在隔壁房里,细细地听着他们的话,心怀不解。一会儿,只见奶奶独自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眼睛红红的,看着这样一个场面,我不能站出来说一句话,唯有在一旁悄悄抹泪。

去年冬天,奶奶真的搬回到了旧木

房子里去了。我从学校回到家,看到奶奶的房子空空如也,一切的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也许这只是一场梦,一场很短很短的不留任何痕迹的梦。

现在的每次放月假,我都会去看看奶奶,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陪奶奶聊聊天。有时放假了,不能马上去奶奶家,她就会不高兴地撅起嘴皮子说:“不是昨天放假的吗,怎么今天才来,我都盼望好久了。”我总是笑着跟她解释一切,在明白缘由之后,奶奶的脸上又重新洋溢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露出那一排缺稀牙齿,额头上皱纹也随之扬起。见此情景,我也不由高兴起来。

上次回到家,看着几处电线因老化而起火烧黑了的地方,我不禁为奶奶捏了一把汗:“这多危险啊,万一一起火了怎么办。”离去时,我总会时不时地回头望望奶奶,奶奶则拿根椅子,伴门而坐,面无表情,似乎在远望,又似乎在愁思。

望着奶奶,想起她不堪的生活,我的眼湿了,泪水跨越眼帘,淌过脸颊伴着夏日的风,泪滴更大了。

(指导老师:谭咏)

◆诗园

春天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李碧源

冬姑娘扎手的银簪子冶炼成柔软的花儿
燕子的小嘴含化了冰雪
驱走聒噪北风的是母亲的手
这时,空气变成香草味儿的甜汤
土地的皮肤也逐渐温暖
忧郁的蓝色被诗意与浪漫消弭
四周萦绕着一缕熟悉的体香
嗯,是春天治愈了母亲的伤寒
一切变得春暖花开起来

(指导老师:钟建颖)

老农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宋永艳

你歪带着斗笠
甩了微泛黄土味的布衫
再猫着腰
叫烈日勒瘦了后背
你利索地插着绿秧
温热的泥浆打在小腿肚子上
很突然的
还有泥鳅钻过脚板
夕阳涌过来的时候
你踩在长满鼠曲草的田埂上
放眼看去
多情的禾苗逗着幼蛙
你捋了捋下巴又眯起双目
那浑圆的笑声
比满地的蚰蚰和蛙声都要响亮

六月

武汉大学文学院 苏柯臻

水泥地面堪堪炙烤,蝉声未鸣
北京如川车流安静堵塞每一条车道
有人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决
岁月目光流转,便撩起一个时代的风尘
大时代的强国梦与匹夫路途迢迢
我随着地铁的人群摇晃
汗水浸透我的鬓角,再顺着弧线滑落
仓促滴在下一站的六月
我甘愿将过去留给过去,把现在交给现在
命运之神仍不能为我掀开前路拙劣的篇章
未来这首歌太难吟诵
来不及详尽回忆,对青春道一声离别
只将自己折叠,妥帖夹入信间
一腔惶然粘稠似胶,指尖作刷
一笔过,封紧表面不合时宜的悲喜
掷向无人可知的来日

◆观察

夏

大洋一中251班 郭芳良

七月里,天气闷热,整个城市被太阳炙烤着,走在大街上的人寥寥无几。

我躺在凉席上,吹着电风扇,懒懒地翻了翻几本杂志,吸了吸几口柠檬汁。

这个暑假,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没办法,太阳公公不给一点面子,整天高高在上,显示自己威猛的样子。

“芳芳,我们回老家一趟吧!”姐姐兴冲冲地走过来,“刚刚奶奶来了电话,说那里很凉快,让我们过去玩。”我一骨碌爬起来:“好啊,明天就出发,哦耶!”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上了公交车,直奔老家。

汽车到站了,一阵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感到十分惬意。回到家后,姐姐俏皮地拉着我的手,一脸的笑。姐姐拉着我走上了门前的那条小路。

“我们去哪儿呀?”我问道。

“带你玩!”

一会儿,眼前一个奇特的景色映在眼前,只见四个清晰的大字——金夕公园。

我走了进去,里面都是青草树木,几朵小花点缀于其中,星星点点,若隐若现,像是在玩捉

迷藏游戏。放眼望去,四周的景物似乎都很平凡普通,又好像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忽然,转头看见一片荷花池,那边周围围着很多人。我不禁好奇,奔赴过去。只见一些人在荷花池底下找莲藕,一些人在捉泥鳅,另一些人在池边提着桶子,满脸微笑。

我仔细地观察了荷花,它们可真美啊!有白的,粉的,红的,绿叶,为它们衬托,它们娇羞地躲在了绿叶下,露出粉红的笑脸。凉风习来,荷花此起彼伏,像一层层花海在滚动的浪花,且散发着清香。

突然,下起了小雨,人们提着收获的桶子,笑着跑回了家。我也急忙跑进了不远处的白色的亭子。我甩甩头发上的水珠,却见那群孩子们玩得倒挺欢的。看,他摘下一片片大大的荷叶,顶在头顶上,在雨中欢快地玩着,闹着……

雨,来得匆匆,去得也快。整个公园变得凉爽起来,我呼吸着这新鲜的空气,观赏着这被雨洗礼过的美景,顿时发现,这里的夏天如此美丽!

(指导老师:黄本华)